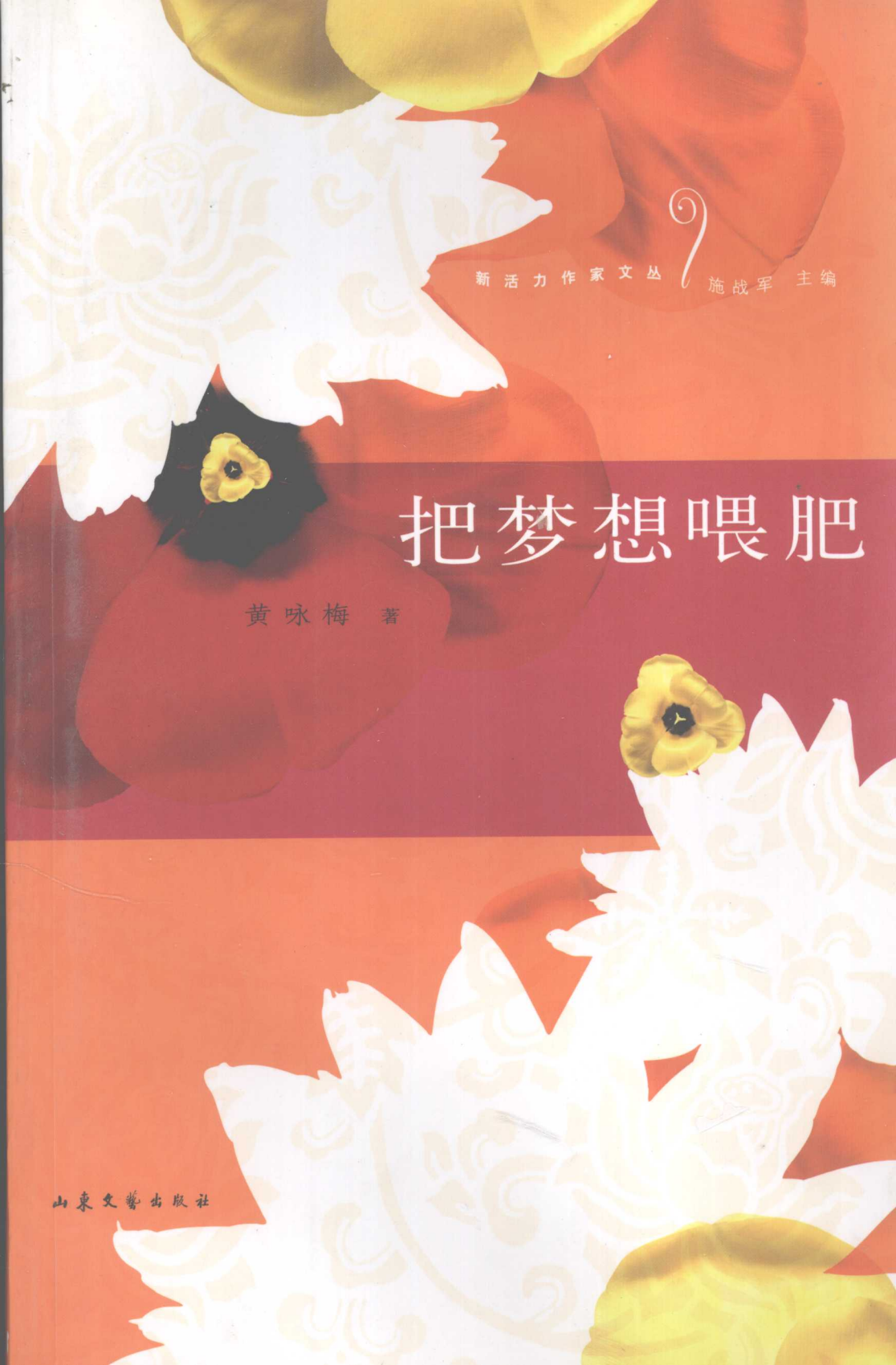




新活力作家文丛

施战军 主编

把梦想喂肥

黄咏梅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活力作家文丛 施战军 主编

把梦想喂肥

黄咏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梦想喂肥/黄咏梅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 5

(新活力作家文丛/施战军主编)

ISBN 978 - 7 - 5329 - 2706 - 7

I. 把… II. 黄…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7501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65 × 1270 毫米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千字/245

定 价 21.00 元

写
尽
坚持在
此地写
的问答
心脏会



偷

停

黄咏梅

写小说的时候，就是我的心脏偷停的时候。

尽管这样的话听上去有点夸张，有点文艺女青年的做作，但是我坚持在做这样的偷停的运动。然而，搞笑的人会问我，你将会为了如此地写小说心脏衰竭而死去？没错，那是现实逻辑的真相。接下来我的回答却是，才不会呢，我的心脏会因为偷停而变得活力四射，我的心脏会在停停行行的交替中成为一个永恒的闹钟，我会因为偷停而知

晓人世的秘密。这是小说逻辑的真相。

知道真相的人，会想方设法摆脱真相。我想，写小说就是那样的一个摆脱真相的过程，或者说是假设另一个真相的过程。

每天上下班，都必须经过一个天桥，天桥不长，却集合了很多种人。有在自行车后架卖打口 CD 的，有摆地摊卖灭德国小蠊药的，有挑担子卖办公室小盆栽的，当然还有长跪不起的乞丐。这些人，被当地人称为“走鬼”。这些小商贩，每次遇到工商人员，就会大喊：“走鬼啦！”紧接着一阵慌乱，天桥上的人和货都像“鬼”一样消失了。待到风平浪静，那些走掉了的“鬼”又重新归位，如此的折腾，据说每天都会有一次。后来，分管这一辖区的那个工商管理，每天故意在天桥上露一次脸，欣赏一下这些“鬼”的狼狈样子，也并不是真心要执法，仅仅是为了那一声“走鬼啦”的吆喝。久而久之，天桥上的“走鬼”们习惯了这个工商管理，对他的出现不再慌乱。终于有一天，工商管理对于这些对自己熟视无睹的“走鬼”们恼羞成怒，他严厉地没收了一个卖水蜜桃的农民的秤，踢翻了农民的箩筐，从而引起了骚乱。那些“走鬼”们将这个已经失去了威严的工商管理员围起来，最后他在骚乱中被捅死了。

“走鬼”躲工商，这是日常伦理的规则，可是，伦理通常也是会被修改的，它的力量来自于经验。或者说，经验不断地修改着伦理。由此，我知道了经验的重要性，也知道了经验的蒙蔽性。因而写小说的时候，我总是在跟经验谈判，跟经验拉拉扯扯。

然而，经验大抵雷同。尤其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对经验我们甚至不需要记忆，只需要“全选—复制—粘贴—存盘”。作家可以跟着潮流任意地剪裁自己的思想，抄袭现实生活这本没有版权的大书。

记得有一次跟一个记者聊天，他调侃地问我，你需要第一手素材吗？我可以提供一些给你，很精彩的，写到你的小说里边，一定很棒。当时我的内心忽然滑过一阵莫名的黯淡。似乎全世界都知道作家



写作资源的枯竭，似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专门讲故事的小说还不如八卦报纸、社区新闻精彩。

这样下去，小说会死亡吗？因为叙述衰竭而死亡？

我想，只要写作者心脏没有衰竭，小说就不会衰竭。关键是，写作者在哪里？很多时候，阅读一个小说文本，我们找不到写作者，听不到写作者心跳的声音。写作者被迷离的现实所迷惑，沉湎于一次次叙述技巧的完成，贪恋于一个个语词纠葛的魅力，结果小说被琢磨得完美无瑕，可那往往被我们看成是一次写作者手工劳动的练习。

写作者必须在每一个经验的呈现中。他蹚过经验的河流，一次、两次、三次，他像疯子似的在做一些重复而乏味的动作，然而，每种经验因为有了他身涉其中，将变得丰饶多味。

在有限的经验里，想象往往是另外一面镜子，它寻找着位置，对照着跟前经验这面大镜子，让我看到了一直盘踞在我后脑勺的那些异物，或许是一个碗大的疤，或者是一个模糊的胎记，也有可能是被人恶作剧贴上的一个图案……镜子对着镜子，映像重叠，经验得以消失。

正因为如此，我对小说对抗经验的重复有了无比的信心；也正因为如此，我乐此不疲地重复这种心脏偷停的运动，享受这种灵魂出窍的过程。我用偷停出来的时间，将自己当做不同的人，进入一个与自己的肉身没有任何关系的另外一个世界里，得以跟一些隐匿的东西团聚，与一些隐秘的内心活动私语。



| 目 录 |

1/偷停

1/草暖

18/勾肩搭背

38/多宝路的风

65/骑楼

98/路过春天

127/填字游戏

149/天是空的

182/哼哼唧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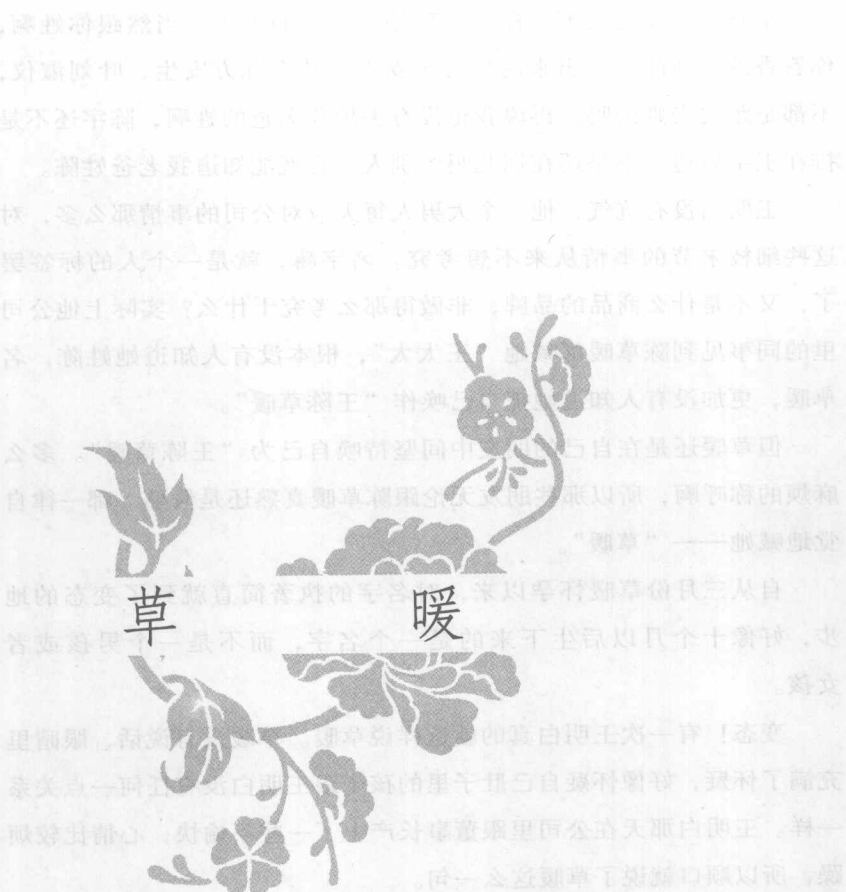
213/把梦想喂肥

247/负一层

265/单双

298/作品目录

300/评论目录



草暖今年三十岁了，她给自己未来的十个月定下一个庄严神圣的任务——每一天她都要想两个不同的名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当然最前边的那个字是根本不需要考虑的，“王”字是她肚子里的宝贝今生今世的定语，当然也是草暖今生今世最前边的一个姓氏。“王陈草暖”，这是草暖在二十七岁结婚后的名字。

王明白对草暖说，其实真的不需要这样，结个婚难道连老爸姓什么都给丢了不成？我姓王，你姓陈，过去姓陈，现在还姓陈，只要你姓陈就是我王明白的老婆。

草暖说，那还是不一样啊，我是你王家的人了，当然跟你姓啊，你看香港台新闻经常出来的那几个女人，什么陈方安生、叶刘淑仪，不都是跟丈夫姓的吗？再说我也没有丢掉我老爸的姓啊，陈字还不是排在王字后边，不是还在那儿吗？别人一看就能知道我老爸姓陈。

王明白没有吭气，他一个大男人每天应对公司的事情那么多，对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从来不想考究。名字嘛，就是一个人的标签罢了，又不是什么商品的品牌，非做得那么考究干什么？实际上他公司里的同事见到陈草暖都喊她“王太太”，根本没有人知道她姓陈，名草暖，更加没有人知道她把自己唤作“王陈草暖”。

但草暖还是在自己的朋友中间坚持唤自己为“王陈草暖”。多么麻烦的称呼啊，所以那些朋友无论跟陈草暖真熟还是假熟，都一律自觉地喊她——“草暖”。

自从三月份草暖怀孕以来，对名字的执著简直就到了变态的地步，好像十个月以后生下来的是一个名字，而不是一个男孩或者女孩。

变态！有一次王明白真的就这样说草暖。草暖没有说话，眼睛里充满了怀疑，好像怀疑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跟王明白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一样。王明白那天在公司里跟董事长产生了一些不愉快，心情比较烦躁，所以顺口就说了草暖这么一句。

草暖当然不会跟王明白争吵的，怀孕前不会，怀孕后当然更不会了。草暖说怀孕了不能发火，要不然会把孩子气掉的，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找来的根据，但是这毕竟对草暖是件好事情，更不用说对王明白了。草暖这个人就是这一点比较适当老婆，整个人就像她整天挂在嘴边的那句口头禅一样——“是但啦”。只要有人征求她任何意见，结果总会得到她这句话。刚开始别人以为草暖有教养、谦让，让别人抓主意，久而久之就发现草暖真的是很“是但”。在广州的白话方言里，“是但”就是“随便”的意思。结婚后王明白甚至觉得草暖这样



“是但”的优点，比草暖煲的汤做的菜，比草暖长的样子穿的衣服，比草暖瘦瘦的小腿尖尖的乳房等等都要好出很多倍。

可是，王明白却不明白为什么草暖什么都可以“是但”，唯独对姓名这东西却不肯“是但”，对“王陈草暖”以及无限个还没有确定下来的“王××”，她从来没有说过“是但啦”。

从读小学开始，草暖就有一个绰号——“公园”。因为在广州，草暖等于公园，这是谁都知道的。草暖公园位于广州的越秀区，东风路的末尾，火车站的旁边，是广州聚集着最多人的一个地方，所以，草暖公园既是一个公园，也是一个公交车站的站名。草暖不喜欢人家喊她“公园”，公园啊，听起来就像公厕那么糟糕，再往下想草暖就会更加不高兴了。

因为这个名字，草暖问过她的妈妈。她记得很清楚，就那么一次，后来妈妈跟爸爸离婚了以后，她想再问，就找不到妈妈了。那一次草暖放学回家，看到妈妈在家里熨衣服，用的是那种很笨重的铁熨斗，底部经常被草暖用来当镜子照的。那个年龄的草暖比较喜欢照镜子，只要能看到自己的脸的发亮的东西，都可以被草暖当做镜子来照，不管是放学经过的一块橱窗还是一小片窝在阳台上的积水。草暖长得很像她的妈妈，越大越像了。草暖的爸爸也是这样说的，包括草暖后来的妈妈也是这样悄悄跟草暖的爸爸说的。也就是说，草暖一天一天地照着镜子长大，奇迹还是没有发生，她太像妈妈了，而妈妈长得太普通了。

当草暖问妈妈为什么要给自己取一个公园的名字时，草暖的妈妈稍微愕然地抬起头看着已经高到自己肩头的草暖，然后放倒了铁熨斗，熨斗的底部正对着草暖的脸，草暖依旧习惯地朝着熨斗照了照。

草暖记得妈妈是这样回答的——起个名字，是但好听就得了，草暖，多好听啊！

妈妈很“是但”的回答令草暖很失望。说实在的，她多么希望妈妈能给她一个浪漫的解释或者气派的解释，比如说她跟爸爸是在草暖公园认识的，比如说她跟爸爸在草暖公园散步的时候想到给未来的孩子取这个名字的，比如说草暖公园那个时候是他们单位共同修建的，比如说草暖公园有一棵芒果树是当年他们将核埋进土里然后长成的……

但是草暖是个公园啊，妈妈。草暖不死心，总希望妈妈隐瞒了事情的真相，像她看过的很多言情小说一样有着一段爱恨缠绵的情节。

公园？公园不好吗？春天来了，草最早就暖了。你不记得了，小时候整天缠着爸爸妈妈带你去公园的啊？妈妈继续熨衣服，低着头处理衣服上很难熨到的皱褶。

可是去公园不是去看草啊，公园有游乐场啊。草暖还要继续追问。

那你就当你自己是个游乐场好了！妈妈笑着刮了刮草暖的鼻子。草暖的鼻子跟妈妈的一样，塌塌的，刮在上边，跟刮在一张平脸上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草暖是个游乐场，草暖也许就会很快乐了。可是草暖是公园里的草啊，春天来了，草就长了，暖了；春天走了，草就矮了，黄了。一年春天有多长啊？尤其在广州，冬天和春天简直没有任何界限，冬天走了一暖就叫热了，成夏天了。

再说了，妈妈后来也没怎么带草暖去游乐场。在草暖十三岁那年，妈妈就搬离了草暖的家，草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离开她和爸爸，她从来没有听到过爸爸和妈妈吵架，但是妈妈却忽然消失了。草暖什么感觉也没有，好像妈妈只是离开她一阵，过几天就会回来似的。直到不久学校召开“单亲家庭家长会”，老师递给草暖一份油印的通知书，爸爸参加了，回来的时候摸摸草暖的头说，明年，明年我们就不参加这个会了。果然，到了第二年，草暖又有了新妈妈。



长大一点草暖才知道妈妈跑到香港了，跟她一个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表哥一起，说是去发展，谁知道呢？总之，草暖再也没有妈妈的消息。

不知道为什么，草暖总认为是爸爸不要妈妈的，因为爸爸长得比妈妈好看，妈妈能找到爸爸那么好看的人，也算是前生修来的了，妈妈有什么资本挑剔爸爸啊？妈妈也更加没有资本嫁到香港去才对啊。关于这些，草暖和爸爸没有任何交流，因为新的妈妈一来，草暖的妈妈简直更加人间蒸发得彻彻底底了，只是草暖这张脸偶尔会成为某种记忆的禁区。大概因为这张脸的缘故，草暖觉得爸爸不是很希望她结婚后再经常回家。

还好有王明白，他可以顺利地将草暖的人生从春天过渡到夏天以及其他的季节，反正只要春天过了就好，过了就是说开好头了，开好了头之后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王明白既是草暖的初恋也是终恋。草暖二十六岁遇上王明白，那时候王明白从学校分配来广州，是外来人口，没有户口本，只有一张户口纸，夹在公司一叠厚厚的集体户口里边，轻飘飘、乱糟糟的。

草暖跟邻居一起认识的王明白，本来也没有什么相亲的意思，只是周末单身男女约着一起凑热闹，打发打发时间，人越多越好，所以邻居就把草暖拉上了。那次是到白鹅潭的酒吧街吃烧烤，大约有十个人，彼此都不是太熟，一个带一个就组成了一帮。邻居向他们介绍陈草暖，照例有人提到了草暖公园，草暖照例笑了笑没做什么解释。后来不知道是谁接着问草暖有没有弟弟，草暖纳闷地摇摇头说没有啊。那人说，如果有的话应该取名陈家祠。于是大家就都笑了。草暖也笑了，头一回有人将她跟陈家祠联系起来。陈家祠跟草暖公园相隔远着呢，在中山八路，是过去西关大户陈氏的旧址，里边是老广州的生活模式，已经作为文物被保护起来。

大家在珠江边吃起了烧烤，样子都不是特别雅观，但各自都跟各自靠近的人聊起了天，边吃边聊，一直到了都看不清脚底是陆地还是珠江了。

草暖混在里边，属于别人问一句自己答一句的那种。历来如此，草暖在人群中就是不起眼的，样子不起眼，说话也不起眼。

旁边居然有人很准确地喊她，陈草暖，要不要来瓶可乐？

草暖很惊诧，侧过脸去看那个人，一张陌生的脸。虽然刚才每人都被介绍过了，但是草暖一个也没记住。

这个人居然能记住草暖的姓和名。

草暖回家以后是这么想的，既然这个人能完整地喊出自己的名字，那就是说这个人注意到自己了，注意到自己了也就是说对自己有好印象了。相反，草暖不是太能看清楚这个人的样子，在夜色里只是觉得这个人不算高，有一张稍圆的脸。

所以第二天王明白打电话约她出去吃饭的时候，草暖自然就去了。

后来王明白就有秩序地跟草暖交往起来。

一年以后，草暖跟王明白去登记了。草暖带着登记有草暖的爸爸和新妈妈的户口本跟王明白到民政局登记那天，是夏天，广州的热浪熏得草暖觉得很真实，好几次草暖回过头都看到王明白圆圆白白的脸上挂着几粒黄豆大的汗珠。每次快要滚下来的时候，草暖都用自己的白手帕将它们接住了，然后换到另外一面再给自己擦擦。到了民政局，王明白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那张薄薄的户口纸摆在桌上，跟草暖那个有封面的户口本一起。草暖翻到有自己名字的那一页，摊开了，看看自己的名字，然后看看王明白的名字，心里才开始一阵高兴——自己嫁给王明白了。

在王明白二十七岁到三十岁之间，不仅身边多了个草暖，而且还



多了很多下属，短短三年，王明白像坐直升机一样，一下子蹿到了部门经理的位置。草暖笑嘻嘻地过上了好日子，换了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最近王明白还买了车。

“旺夫呗，有什么好说的？”草暖美滋滋地对自己的朋友说。她结婚后跟女朋友交往比过去密切了很多，话自然也多了。

实际上，草暖那张一点特色也没有的脸，实在看不出什么“旺夫益子”的端倪来，鼻子不高，天庭不饱满，两颊无肉，下巴不兜，怎么看怎么普通。幸亏草暖不喜欢张扬，要不然妒忌她的人不一定会说出什么话来损她。基本上她的朋友在她身上得出的结论是——好人还是有好报的。草暖是个好人，好人的定义在她们看来就是：不刻薄，不显摆，不漂亮，不聪明。所以草暖这个好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关于草暖的“旺夫益子”论，王明白虽然嘴上不以为然，但心里还是有一些相信的。客观地说草暖这个老婆还不错，很顾家，不奢求，不多事。可是王明白想得更多的是自己一个大学生，这个时候不冒尖，这辈子要冒尖就很难了。看看周围跟他经历类似的人年纪也差不多，现在不像那种熬资历的年代了，更多的是讲究抓机遇，机遇错过了就回家带孩子好了。这听起来好像比较残忍，但事实如此。

而草暖只是不偏不倚地与王明白的机遇同时出现而已。

关于王明白的机遇论，草暖虽然没有回应很多，但是心里也还是承认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明白就是草暖的机遇。还有，草暖现在肚子里的“王××”，也是一个机遇。怀上了“王××”，草暖才明白，人要寻找机遇并且逮住机遇，是多么微妙的一件事情啊。

怀孩子是草暖提出来的。

王明白刚买车那一阵子特别喜欢带草暖出去，打打牙祭，吹吹山风。有时是为了吃大良的双皮奶开车到顺德，有时是为了泡泡温泉开车到清新，有时甚至为了吃一颗牛肉丸开车到潮州……只要离广州半

径不超过五小时车程的，王明白都喜欢带草暖去。草暖坐在王明白的身边，系着安全带安静地听王明白车上放孟庭苇的歌，这个孟庭苇据说是王明白学生时代的偶像，一直喜欢到他当上了经理，并且开上了私家车，还是初衷不改。草暖不喜欢这个孟庭苇，她还是比较喜欢听粤语歌，什么梅艳芳、刘德华的，她都喜欢，她觉得用粤语说话，高高低低，长长短短，味道都很婉转，光是说话就像唱歌，更何况唱歌？

这一次王明白带草暖到东莞说是看一场内衣秀。草暖不是很想去，可是王明白想去，他说他们公司几个经理都会带家属开车去看。这样一说，草暖就觉得有必要去了。草暖是王明白的家属啊，能不去吗？再说，看的是内衣秀啊，当然要带家属去了，难道要几个男经理一起去？不太好吧？草暖当然去了，而且穿得很整齐，好像不是去看内衣而是去看自己一样。

到了东莞，草暖跟另外几个家属坐在一桌，男经理们则坐在另外一桌。那些穿着内衣的“内模”让草暖看得很陶醉，草暖觉得真美，不是内衣美，而是身材美，女人美。她承认，女人美起来真的连女人都会被打动的。其中有一个模特草暖就特别喜欢看，每次轮到她上场，草暖的目光都不会离开她。草暖看那女人的时候偶尔也会想想自己，如果自己穿上那些内衣也会这么好看吗？其实这还用问，当然不会啦。草暖小时候很喜欢照镜子，长大以后就不怎么喜欢照镜子了，穿着外衣的时候不怎么照，更不用说穿着内衣照镜子了。草暖早就记下了镜子里的那个自己，普通得没有任何奇迹发生的机会。

真是美啊，男人们不知道会怎么想？其中一个家属由衷地感叹。

美有什么用？她们很惨的，找不到好老公才抛个身子出来给人看的。另外一个家属接话，有些嫉妒的成分。

也是，她们就是因为找不到好老公才出来当“内模”。草暖在心里这样认同，但没有附和。侧过头去另外一桌看王明白，他跟几个经



理一起，说说笑笑，也猜不出在说台上的模特还是别的什么。

看完内衣秀回家的路上，草暖的手机响了，是草暖一个久不联络的表妹，刚说了几句，手机就没电了。于是草暖用王明白的手机又打过去，并吩咐表妹将她家里的电话发短信到王明白的手机上，王明白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短信就把手机关了。回到家，草暖问王明白表妹家的电话是多少，王明白看也没看手机就把号码背了出来。草暖不相信，要王明白把手机给她看，王明白给她看了那条短信，居然一个数字都不差！草暖心里忽然有一种恐慌，莫名其妙的。王明白的记性原来是天生的好！

那当然，我的记性在读书的时候一直都是班上最好的。王明白很得意地笑了。

一直都那么好？那么准，那么牢？草暖求证。

又准又牢，所以考试总是考得好，现在记客户名字和电话也记得很准确。王明白大概觉得这是自己的绝活，也是自己升职的一个诀窍，他沾沾自喜地窝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翻报纸。

草暖想起那个白鹅潭的夜晚，王明白准确地问她，陈草暖，要不要可乐？连名带姓的。

王明白不认识草暖这个表妹，也许压根都不知道草暖还有这个表妹。草暖并不害怕王明白认识这个表妹，她只是害怕王明白的记性。

这种害怕随着草暖几个月后踏进三十岁一起踏进了草暖的心里，就跟三十岁这个年龄一样，赶都赶不走了。

三十岁生日那天，草暖觉得有必要去发廊修修头发了。草暖平时做头发喜欢去附近的一个小店，店不大，也不是什么名店，但是对付草暖那把简单的长头发，绰绰有余了。草暖习惯去那里，一是因为师傅都熟悉了，二是因为师傅都不爱跟客人说话。是的，草暖刚开始以为师傅是不爱跟自己说话，后来她观察过了，他也不太跟别的客人

说话，只是喜欢在镜子里盯着客人的头发而不是眼睛看。这让草暖感到很自在，师傅专心对付的仅仅是一把头发甚至是一把乱草而已。她不喜欢别的那些发廊，无论是师傅还是小工都围着自己团团转，一会儿问她的工作怎样，一会儿看着镜子里的她夸她脸上的某个器官，一会儿还问她家里的先生如何，诸如此类的。草暖是个别人问一句就答一句的人，即便不会多说，但总是不忍心不回答不理睬，所以但凡问了就会回答，而且回答大多准确。所以，草暖只去这家发廊剪头发，喜欢这样无声无息地坐在椅子上，偶尔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更多的时候是翻看理发店的杂志。

吃饭前，草暖的头发就被洗湿了。照例拿起一本时尚杂志来看，一翻就翻到了一页，大概因为别人翻的次数多了，所以不由得草暖的手控制，一滑就滑到了那一页。

这一页是心理测试题。标题是——看看你生命中的最爱是什么？类似这样的测试题，草暖看过无数次，几乎翻开每一本时尚杂志，做得光鲜、花哨的，基本上后边都会有不少这样的测试题，测感情的，测理财的，测魅力的……不需要看对象的，叫 DIY，就是自测的意思。

在每道题选择答案的地方，都有人用笔打了勾。其中有一道很简单，上面有五个人的字迹。

题目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沙漠里迷路了，不得不按顺序放弃你身边所带领的动物，它们是：老虎、大象、狗、猴子、孔雀，那么你放弃的顺序是怎样的？（结果请查看 121 页）

草暖看了看已经有人选择的顺序，有两个选择将老虎放在前边，有一个是猴子，有两个是孔雀。

草暖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结果。

此时师傅将草暖头顶那缕头发暂时掀到了前边，这样草暖的整个